

图注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原著

胡云复
于天池
主编

第拾贰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注红楼梦

(第 12 卷)

[清] 曹雪芹 原著
高鹗 复 主 编
胡云复 主 编
于天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注红楼梦 / (清) 曹雪芹著; 胡云复, 于天池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303-08084-8

I. 图… II. ①曹…②胡…③于… III. 章回小说
— 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57023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赖德胜

装帧设计: 天泽润设计公司

印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mm × 260mm

印张: 10.25

字数: 202500千字

印数: 1~10 000

版次: 2006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00元 (全套12册: 348.00元)

责任编辑: 李强 郑红 林立 美术编辑: 李强

责任校对: 李菡 责任印制: 董本刚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电话: 010-58800697 出版部电话: 010-58800825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联系出版部调换; 读者朋友有任何
意见教, 也请不吝垂询。

目录

卷拾貳

第壹壹壹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1
第壹壹貳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讎仇赵妻赴冥曹	17
第壹壹叁回	忤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33
第壹壹肆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49
第壹壹伍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61
第壹壹陆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75
第壹壹柒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9
第壹壹捌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105
第壹壹玖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23
第壹贰零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43
附 录1:	第111回——第120回 回目闲章一览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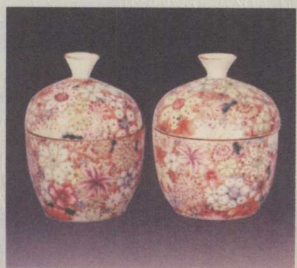
图注红楼梦◎第壹壹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¹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²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图〕 清·同治 粉彩百花不落地盖罐（一对）



〔图〕 清 粉彩花卉盖缸（一对）

- ① 太虚：天空。此处是死亡的隐语。
② 狗彘（zhì）：猪狗，喻品行卑劣的人。

话说凤姐听了小丫头的话，又气又急又伤心，不觉吐了一口血，便昏晕过去，坐在地下。平儿急来靠着，忙叫了人来搀扶着，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将凤姐轻轻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红斟上一杯开水送到凤姐唇边，凤姐呷了一口，昏迷仍睡。



清·孙温画：了无前路鸳鸯怆然殉主 心力交瘁凤姐人心尽失

秋桐过来略瞧了一瞧，却便走开，平儿也不叫他。只见丰儿在旁站着，平儿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发晕不能照应的話。告诉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谅凤姐推病藏躲，因这时女亲在内不少，也不好说别的，心里却不全信，只说：“叫他歇着去罢。”众人也并无言语。只说这晚人客来往不绝，幸得几个内亲照应。家下人等见凤姐不在，也有偷闲歇力的，乱乱吵吵已闹的七颠八倒，不成事体了。

到二更多天远客去后，便预备辞灵³。孝幕内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阵。只见鸳鸯已哭的昏晕过去了，大家扶住捶闹了一阵才醒过来。便说“老太太疼我一场，我跟了去”的话，众人都打谅



【图】清·同治 粉彩刀马人物兽耳瓶



【图】粉彩人物茶盏



³ 辞灵：丧仪之一，出殡前死者亲属向灵柩告别。



〔图〕 红木梳妆台



〔图〕 合肥李鸿章故居中的梳妆台

人到悲哭俱有这些言语，也不理会。到了辞灵之时，上上下下也有百十众余人，只鸳鸯不在。众人忙乱之时谁去检点。到了琥珀等一千的人哭奠之时却不见鸳鸯，想来是他哭乏了暂在别处歇着，也不言语。辞灵以后，外头贾政叫了贾琏问明送殡的事，便商量着派人看家。贾琏回说：“上人里头派了芸儿在家照应，不必送殡；下人里头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应拆棚等事。但不知里头派谁看家？”贾政道：“听见你母亲说是你媳妇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说你媳妇病得利害，还叫四丫头陪着，带领了几个丫头婆子照看上屋里才好。”贾琏听见了，心想：“珍大嫂子与四丫头两个不合，所以撺掇着不叫他去。若是上头就是他照应也是不中用的。我们那一个又病着也难照应。”想了一回，回贾政道：“老爷且歇歇儿，等进去商量定了再回。”贾政点了点头，贾琏便进去了。

谁知此时鸳鸯哭了一场，想到“自己跟着老太太一辈子，身子也没有着落。如今大老爷虽不在家，大太太的这样行为我也瞧不上。老爷是不管事的人，以后便乱世为王起来了。我们这些人不是要叫他们掇弄了么。谁收在屋子里谁配小子，我是受不得这样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净。但是一时怎么样的个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间屋内。刚跨进门，只见灯光惨淡，隐隐有个女人拿着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样子。鸳鸯也不惊怕，心里想道：“这一个是谁？和我的心事一样，倒比我走在头里了。”便问道：“你是谁？咱们两个人是一样的心，要死一块儿死。”那个人也不答言。鸳鸯走到跟前一看，并不是这屋子的丫头。再仔细一看，觉得冷气侵人时就不见了。鸳鸯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细细一想道：“哦，是了，这是东府里的小蓉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么到这里来？必是来叫我来了。他怎么又上吊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给我死的法儿。”鸳鸯这么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来，一面哭，一面开了妆匣，取出那年较的一络头发揣在怀里，就在身上解下一条汗巾，按着秦氏方才比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听见外头人客散去，恐有人进来，急忙关上屋门，然后端了一个脚凳自

已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儿，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开。可怜咽喉气绝，香魂出窍。正无投奔，只见秦氏隐隐在前。鸳鸯的魂魄疾忙赶上，说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个人道：“我并不是什么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鸳鸯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么说不是呢？”那人道：“这也有个缘故，待我告诉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宫中原是个钟情的首坐，管的是风情月债，降临尘世自当为第一情人，引这些痴情怨女早早归入情司，所以该当悬梁自尽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归入情天，所以太虚幻境痴情一司竟自无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经将你



清·增评补图石头记：忠鸳鸯香魂出窍



〔图〕 清 红漆描金彩绘五屏风式镜台



〔图〕 清 红木小方镜奁



〔图〕 清 紫檀百宝嵌百兽图
三层长方盒



清·金玉缘图像：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补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来引你前去的。”鸳鸯的魂道：

“我是个最无情的，怎么算我是个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还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欲之事当作情字，所以作出伤风败化的事来还自谓风月多情，无关紧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便是个性，喜怒哀乐已发便是情了^④。至于你我这个情正是未发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样，欲待发泄出来这情就不为真情了。”鸳鸯的魂听了，点头会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

这里琥珀辞了灵，听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着去问鸳鸯明日怎样坐车的。在贾母的外间屋里找了一遍不见，便找到套

④ “不知情之一字”一段：本于宋代朱熹对《中庸》的注：“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

间里头。刚到门口，见门儿掩着，从门缝里望里看时，只见灯光半明不灭的，影影绰绰，心里害怕，又不听见屋里有什么动静，便走回来说道：“这蹄子跑到那里去了？”劈头见了珍珠，说：“你见鸳鸯姐姐来着没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们等他说话呢。必在套间里睡着了罢。”琥珀道：“我瞧了，屋里没有。那灯也没人夹蜡花儿，漆黑怪怕的，我没进去。如今咱们一块儿进去瞧，看有没有。”琥珀等进去正夹蜡花，珍珠说：“谁把脚凳擗在这里，几乎绊我一跤。”说着往上一瞧，吓的嗷哟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咕咚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见了，便大嚷起来，只是两只脚挪不动。外头的人也都听见了，跑进来一瞧，大家嚷着报与邢王二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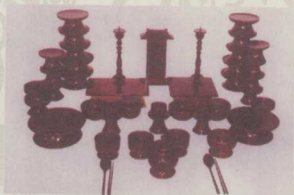


[图] 珍珠

知道。王夫人宝钗等听了都哭着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鸳鸯倒有这样志气！快叫人去告诉老爷。”只有宝玉听见此信，便吓的双眼直竖。袭人等慌忙扶着说道：“你要哭就哭，别憋着气。”宝玉死命的才哭出来了，心想“鸳鸯这样一个人偏又这样死法！”又想：“实在天地间的灵气独钟在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们究竟是一件浊物，还是老太太的儿孙，谁能赶得上他！”复又喜欢起来。那时宝钗听见宝玉大哭，也出来了，及到跟前见他又笑。袭人等忙说：“不好了，又要疯了。”宝钗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宝玉听了更喜欢宝钗的话，“倒是他还知道我的心，别人那里知道！”正在胡思乱想，贾政等进来着实的嗟叹着说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



戴敦邦画：贾政亲手为鸳鸯上香



【图】 木制祭器

疼他一场！”即命贾琏出去，吩咐人连夜买棺盛殓，明日便跟着老太太的殡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后，全了他的心志。贾琏答应出去。这里命人将鸳鸯放下，停放里间屋内。平儿也知道了，过来同袭人莺儿等一千人都哭的哀哀欲绝。内中紫鹃也想起自己终身一无着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仆的恩义，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悬在宝玉屋内，虽说宝玉仍是柔情蜜意，究竟算不得什么。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即传了鸳鸯的嫂子进来，叫他看着入殓。逐与邢夫人商量的，在老太太项内赏了他嫂子一百两银子，还说等闲了将鸳鸯所有的东西俱赏他们。他嫂子磕了头出去，反喜欢说：“真真的我们姑娘是个有志气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声，又得了好发送⁵。”旁边一个婆子说道：“罢呀，嫂子这会子你把一个活姑娘卖了一百银子便这么喜欢了，那时候儿给了大老爷，你还不知得多少银钱呢，你该更得意了！”一句话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红了脸走开了。刚走到二门上，见林之孝带了人抬进棺材来了，他只得也跟进去帮着盛殓，假意哭嚎了几声。贾政因他为贾母而死，要了香来上了三炷，作了一个揖，说：“他是殉葬的人，不可做丫头论。你们小一辈都该行个礼。”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走上来恭恭敬敬磕了几个头。贾琏想他素日的好处，也要上来行礼，被邢夫人说道：“有了一个爷们便罢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贾琏就不便过来了。宝钗听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说道：“我原不该给他行礼，但只老太太去世，咱们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为，他肯替咱们尽孝，咱们也该托托他好好的替咱们伏侍老太太西去，也少尽一点子心哪。”说着，扶了莺儿走到灵前，一面奠酒，那眼泪早扑簌簌流下来了。奠毕，拜了几拜，狠狠的哭了他一场。众人也有说宝玉的两口子都是傻子，也有说他两个心肠儿好的，也有说他知礼的。贾政反倒合了意。

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凤姐惜春，馀者都遣去伴灵。一夜谁敢安眠，一到五更，听见外面齐人。到了辰初发引，贾政居长，衰麻⁶哭泣，极尽孝子之礼。灵柩出了门，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风光不必细述。走了半日，来至铁槛寺安灵。所有

⁵ 发送：将灵柩送去殡葬。此指殡葬费用。

⁶ 衰（cuī）麻：古时缀于丧服胸前的麻布。后以此代指丧服。

孝男等俱应在庙伴宿。不提。且说家中林之孝带领拆了棚，将门窗上好，打扫净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荣府规例，一到二更三门掩上男人便进不去了，里头只有女人们查夜。凤姐虽隔了一夜渐渐的神气清爽了些，只是那里动得，只有平儿同着惜春各处走了一走，吩咐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归房。却说周瑞的干儿子何三，去年贾珍管事之时，因他和鲍二打架，被贾珍打了一顿撵在外头，终日在赌场过日。近知贾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领办，岂知探了几天的信一些也没有想头，便嗟声叹气的回到赌场中闷闷的坐下。那些人便说道：“老三，你怎么样不下来捞本了么？”何三道：“倒想要捞一捞呢，就只没有钱么。”那些人道：“你到你们周大太爷那里去了几日，府里的钱你也不知弄了多少来，又来和我们装穷儿了。”何三道：“你们还说呢，他们的金银不知有几百万，只藏着不用。明儿留着不是火烧了就是贼偷了，他们才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谎，他家抄了家还有多少金银！”何三道：“你们还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撙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还留了好些金银，他们一个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里搁着，等送了殡回来才分呢。”内中有一个人听在心里，掷了几骰便说：“我输了几个钱也不翻本儿了，睡去了。”说着，便走出来，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说句话。”何三跟他出来。那人道：“你这样一个伶俐人这样穷，为你不服这口气！”何三道：“我命里穷，可有什么法儿呢！”那人道：“你才说荣府的银子这么多，为什么不去拿些使唤使唤。”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银虽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钱他们给咱们吗！”那人笑道：“他不给咱们，咱们就不会拿吗！”何三听了这话里有话，便问道：“依你说怎么样拿呢？”那人道：“我说你没有本事，若是我早拿了来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轻轻的说道：“你若要发财，你就引个头儿。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说他们送殡去了家里剩下几个女人，就让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没这么大胆子罢咧！”何三道：“什么敢不敢，你打谅我怕那个干老子么，我是瞧着干妈的情儿上头才认他做干老子罢咧，他又算了人了！”



清 白瓷祭器 (1-3)

[图]

(1)



[图]

(2)



[图]

(3)



门环 (1-2)

[图] 莲花香片门环 (1)



[图] 门环 (2)

你刚才的话，就只怕弄不来倒招了饥荒。他们那个衙门不熟，别说拿不来，倘或拿了来也要闹出来的。”那人道：“这么说你的运气来了。我的朋友还有海边上的呢，现今都在这里看个风头等个门路。若到了手，你我在这里也无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么。你若撂不下你干妈，咱们索性把你干妈也带了去，大家伙儿乐一乐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别是醉了罢，这些话混说的什么！”说着，拉了那人走到一个僻静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头而去。暂且不提。

且说包勇自被贾政吆喝派去看园，贾母的事出来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会。总是自做自吃，闷来睡一觉，醒时便在园里耍刀弄棍，倒也无拘无束。那日贾母一早出殡，他虽知道，因没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闲游。只见一个女尼带了一个道婆来到园内腰门那里扣门。包勇走来说道：“女师父那里去？”道婆道：“今日听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见四姑娘送殡，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们师父来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园门是我看的，请你们回去罢。要来呢，等主子们回来了再来。”婆子道：“你是那里来的个黑炭头，也要管起我们的走动来了！”包勇道：“我嫌你们这些人，我不叫你们来，你们有什么法儿！”婆子生了气，嚷道：“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连老太太在日还不能拦我们的来往走动呢，你是那里的这么个横强盗，这样没法没天的！我偏要打这里走！”说着，便把手在门环上狠狠的打了几下。妙玉已气的不言语，正要回身便走。不料里头看二门的婆子听见有人拌嘴是的，开门一看，见是妙玉已经回身走去，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们都知道上头太太们四姑娘都亲近得很，恐他日后说出门上不放他进来，那时如何耽得住，赶忙走来说：“不知师父来，我们开门迟了。我们四姑娘在家里还正想师父呢，快请回来。看园子的小子是个新来的，他不知咱们的事，回来回了太太打他一顿撵出去就完了。”妙玉虽是听见，总不理他。那经得看腰门的婆子赶上再四央求，后来才说出怕自己耽不是，几乎急的跪下。妙玉无奈，只得随了那婆子过来。包勇见这般光景，自然不好拦他，气得瞪眼叹气而回。

这里妙玉带了道婆走到惜春那里，道了恼，叙了些闲话。说起

“在家看家，只好熬个几夜。但是二奶奶病着，一个人又闷又是害怕，能有一个人在这里我就放心。如今里头一个男人也没有，今儿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咱们下棋说话儿可使得么？”妙玉本自不肯，见惜春可怜，又提起下棋，一时高兴应了，打发道婆回去取了他的茶具衣褥，命侍儿送了过来，大家坐谈一夜。惜春欣幸异常，便命彩屏去开上年蠲的雨水，预备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一时，又来了个侍者，带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亲自烹茶。两人言语投机，说了半天，那时已是初更时候，彩屏放下棋枰，两人对弈。惜春连输两盘，妙玉又让了四个子儿，惜春方赢了半子⁷。这时已到四更，天空地阔，万籁无声。妙玉道：“我到五更须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伏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犹是不舍，见妙玉要自己养神，不便扭他。正要歇去，猛听得东边上屋内上夜的人一片声喊起，惜春那里的老婆子们也接着声嚷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吓得惜春彩屏等心胆俱裂。听见外头上夜的男人便声喊起来。妙玉道：“不好了，

必是这里有了贼了！”正说着，这里不敢开门，便掩了灯光，在窗户眼内往外一瞧，只是几个男人站在院内，吓得不敢作声，回身摆着手轻轻的爬下来说：“了不得，外头有几个大汉站着。”说犹未了，又听得房上响声不绝，



杯(1-3)

〔图〕唐 金杯 (1)



〔图〕狩猎纹高足银杯 (2)



〔图〕紫砂桃形杯 (3)



赵硕画：惜春妙玉烹茶对弈

⁷ 赢了半子：围棋共361个子，若平棋则双方各180又半个子，赢了半子指一方占了181个子。



长方形百家锁 (1 - 2)

[图]

(1)



[图]

(2)

便有外头上夜的人进来吆喝拿贼。一个人说道：“上屋里的东西都丢了，并不见人。东边有人去了，咱们到西边去。”惜春的老婆子听见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间屋里说道：“这里有好些人上了房了。”上夜的都道：“你瞧，这可不是吗。”大家一齐嚷起来。只听房上飞下好些瓦来，众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没法，只听园门腰门一声大响，打进门来，见一个梢长大汉，手执木棍。众人吓得藏躲不及，听得那人喊说道：“不要跑了他们一个，你们都跟我来。”这些家人听了这话，越发吓得骨软筋酥，连跑也跑不动了。只见这人站在当地只管乱喊，家人中有一个眼尖些的看出来了，你道是谁，正是甄家荐来的包勇。这些家人不觉胆壮起来，便颤巍巍的说道：“有一个走了，有的在房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扑，耸身上房追赶那贼。这些贼人明知贾家无人，先在院内偷看惜春房内，见有个绝色女尼，便顿起淫心，又欺上屋俱是女人，且又畏惧，正要踹进门去，因听外面有人进来追赶，所以贼众上房。见人不多，还想抵挡。猛见一人上房赶来，那些贼见是一人，越发不理论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经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将贼打下房来。那些贼飞奔而逃，从园墙过去，包勇也在房上追捕。岂知园内早藏下了几个在那里接赃，已经接过好些，见贼伙跑回，大家举械保护。见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敌众，反倒迎上来。包勇一见生气道：“这些毛贼敢来和我斗斗！”那伙贼便说：“我们有一个伙计被他们打倒了，不知死活，咱们索性抢了他出来。”这里包勇闻声即打，那伙贼便抡起器械，四五个人围住包勇乱打起来。外头上夜的人也都仗着胆子只顾赶了来。众贼见斗他不过，只得跑了。包勇还要赶时，被一个箱子一绊，立定看时，心想东西未丢，众贼远逃，也不追赶。便叫众人将灯照看，地下只有几个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径不熟，走到凤姐那边。见里面灯烛辉煌，便问：“这里有贼没有？”里头的平儿战兢兢的说道：“这里也没开门，只听上屋叫喊说有贼呢。你到那里去罢。”包勇正摸不着路头，遥见上夜的人过来，才跟着一齐寻到上屋。见是门开户启，那些上

夜的在那里啼哭。一时贾芸林之孝都进来了，见是失盗，大家着急。进内查点，老太太的房门大开，将灯一照，锁头拧折，进内一瞧，箱柜已开。便骂那些上夜女人道：“你们都是死人么，贼人进来你们不知道的么？”那些上夜的人啼哭着说道：“我们几个人轮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们都没有住脚前后走的。他们是四更五更，我们的下班儿。只听见他们喊起来，并不见一个人，赶着照看，不知什么时候把东西早已丢了。求爷们问管四五更的。”林之孝道：“你们个个要死，回来再说。咱们先到各处看去。”上夜的男人领着，走到尤氏那边。门儿关紧，有几个接



[图] 清·版画：包勇



清·增评补图石头记：狗彘奴欺天招伙盗